共七

經濟文鑑別集

三峯集

六

三峯集卷之十一目錄

經濟文鑑別集上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

三峯集卷之十一

奉化 鄭道傳 著

經濟文鑑別集上

三峯先生初編經濟文鑑自相業而始未及乎君道蓋鄭重而不敢言也其書旣成則曰君心出治之源論經濟而不本於君心是猶望流之清而不澄其源也而可乎於是論列其可法可戒者自唐虞而迄宋元其僭僞分裂者略之尊正統也前朝王氏三十代之得失亦悉論而著之者耳目之所逮也又採經與聖賢之格言以

附其後其所以格君心正君德與夫歷代之治
亂為政之本末靡所不舉略而詳簡而切實可
謂人主之龜鑑也恭惟我 殿下聖德神功受
命開國以興維新之治以建萬世之基而先生
以性理之學經濟之材宣輔贊襄立經陳紀治
化之隆可謂至矣然且拳拳於是書者豈以一
時之治為自足哉蓋將立言垂範以為子孫萬
世無疆之休也故既著經國之典又編是書其
忠可謂大而其慮可謂遠矣近以非材獲承公
命以重校之託名不朽幸莫甚焉故略敘先生

著述之意以引編端云洪武三十年七月上澣

資憲大夫花山君權近序

君道

唐

堯陶唐氏帝嚳子姓伊耆繼嚳以火德王都平陽在位七十二年

堯自唐侯陞爲天子堯之盛德固未易名言也苟即堯典而反復之則庶乎可以得之矣以言其心法則曰欽明文思安安以言其身法則曰允恭克讓其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者身修而家齊也九族旣睦平章百姓者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者國

治而天下平也盖自身心推而至於家國天下內外交養本末俱治可見聖學之有本而聖治之有序矣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是堯之理會天道咨若時登庸咨若予釆是言理會人道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者是言理會地道帝咨四岳以巽位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俞之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此言禪讓之事盖人主之職以用人爲重以知人爲難一咨而得丹朱之嚚再咨而得共工之静言庸違三咨而得鯀之方命圮族直至咨

四岳舉舜爲天下得人人君以一身出而爲天地人物之宗主不過爲生民立極盡其輔相財成之道以推其極三才之責旣盡則聖人之能事畢矣

虞

舜 有虞氏顓頊六世孫姓姚受堯禪以土德王都蒲阪在位六十一年

書曰重華協于帝此言舜之德與堯合也自今觀之濬哲文明者卽舜之心法也溫恭允塞者卽舜之身法也其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曰民協于中四方風動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則亦舜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也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舜之

理會天道也若夫徽五典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敘教化行而政事治也四門穆穆人化之也烈風雷雨不迷神相之也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輯五瑞日覲四岳羣牧與之更始大一統也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所以通上下之情也協時月正日重正朔也同律度量衡一制度也仁以恤五刑之用義以斷四凶之罪而天下咸服矣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所以來天下之賢俊而廣四方之視聽也惇德允元扶君子也而難任人抑小人也咨奮庸熙帝之載則舉伯禹宅百揆閔黎

民阻飢則以棄爲后稷憂五品不遜則以契爲司徒
命皐陶而作士師命垂而作共工若上下草木則以
益爲虞典三禮則以伯夷爲秩宗命夔典樂所以敎
胄子命龍作納言所以聖讒說此卽堯疇咨之意也
何莫非理會人事也至於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
濬川卽理會地道也當耄期而倦于勤則命禹總師
終陟元后者卽咨四岳擧舜之意也此外無餘事矣
盖人君職分之大綱不過如此噫執中一語上以受
之堯下以傳之禹而益之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
精惟一三語以開聖學之淵源實萬世生民之所賴

孰謂其道行於一時而已哉

夏

禹 姓姒鯀子舜授以位都安邑以金德王在位十五年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禹之勤也克勤克儉不自滿暇禹之賢也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能禹之德也平治水土使民得其居暨稷奏庶艱食使民得其養立封建井田之經界使人不爭貢金九牧以鑄九鼎載所立九州之制度以建寅爲歲首使天時人事不失其正此皆萬世之功也懸鐘鼓磬鐸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斿旐以別尊卑之等

興學校以明倫泣罪人而痛異心拜昌言而惡旨酒紀綱典則關石和鈞無不備焉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爲萬世之準者至矣若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則又要其本而言之也嗚呼禹傷父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立偉績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責塞矣然其心猶有所歉然故於宗廟則致其孝於祭祀則致其美於溝洫則盡其力寧飮食之菲衣服之惡宮室之卑皆不敢暇顧者其心不能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也至於舉天下以授之啓杜萬世僭亂之本禹之處父子之間可謂無所愧負矣蓋嘗

論禹之傳於舜者執中一語得於天者洪範九疇蓋
皇極居中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中而已矣聖學明
而彝倫叙尤有功於世教也知此吁盛矣哉

啓 禹子在位十年傳子自此始

禹崩益避禹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
之益而之啓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於是卽位
啓可謂賢能繼事矣有扈氏叛啓召六卿躬行天討
數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之罪滅之其曰大戰于甘
者所以見啓之奮發有爲且著有扈不臣之罪而帝
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知矣

太康 啓之子羿廢之在位三十年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有窮后羿因民不忍拒于河厥弟五人作五子之歌以怨之

仲康 太康之弟羿廢太康而立之在位十四年

羿立而相之仲康肇位四海首命胤侯掌六師惟時羲和沉亂于酒遐棄厥司至日食大變尚罔聞知王命胤侯征之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其篡乃在相之世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

相 仲康子徙商丘在位二十九年羿逐相篡國二年其臣寒浞弑之

權已歸羿爲羿所逐居商丘且羿恃善射不修政事
淫于原獸而卒爲寒浞所滅

少康 相之子滅寒浞復禹舊績在位二十一年

以相遺腹之子生四十餘年以一成之田一旅之衆
能布德兆謀收夏衆撫其官職以滅浞而有窮遂亾
少康區區亂離之間復禹績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
舊物而有夏中興焉

孔甲 不降之子在位二十年自少康至孔甲九代

好鬼神事淫亂德衰諸侯多叛

桀 帝發之子在位五十年湯放之自孔甲至桀四代

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尤無道有力能伸鐵鉤索
滅德作威天下怨之嬖妹喜爲瓊宮瑤臺酒池肉林
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殺直臣關龍
逄囚湯夏臺既免而得釋湯乃與伊尹興師伐桀戰
于鳴條克之放之于南巢

殷

湯 姓子名履契十三代孫都亳以水德王在位十三年

初以七十里諸侯爲方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聘伊
尹學焉而後臣之任以國政湯出見野張網去三面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桀

尤無道尹相湯而伐之湯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
爲口實仲虺作誥以釋之大旱湯自以身爲犧牲禱
於桑林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
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言未旣大雨制官刑
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田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
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稱其德者有
曰布昭聖武代虐以寬有曰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
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有曰立賢無方湯之德可謂盛矣其曰上帝降衷若有恒性者實開後日孟子性善之論其有功於聖學亦大矣

太甲 湯之孫在位三十三年自湯至太甲四代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太甲不明欲敗度縱敗禮伊尹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王徂桐宮居憂三年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伊尹乃以冕服奉王歸于亳還政于王由是修德布惠克終湯業

太戊 雍己之弟在位七十五年 自太甲至太戊六代

先時商道寖衰諸侯或不來王至是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太戊從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桑穀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

盤庚 陽甲弟改商曰殷在位二十八年 自太戊至盤庚十一代

自仲丁至陽甲多廢嫡立弟爭位相代亂凡九世諸侯莫朝盤庚初殷道益衰耿都又有河决之患欲遷于亳臣民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諭之乃從盤庚既

遷改商曰殷行湯之政殷道復興

武丁 小乙子在位五十九年 自盤庚至武丁四代

恭默思道夢帝賚良弼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作書三篇告王皆諄勤懇切其曰惟木從繩則正惟后從諫則聖又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尤爲人君之所當法者也祭成湯有雊雉之異祖己訓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高宗從之不

敢遑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三年夔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旣而伐荊楚伐鬼方僭亂旣夷殷道復興享國五十有九年號曰高宗

祖甲 祖庚弟在位三十三年自武丁至祖甲三代

王少不義高宗遠之居處困阨不得志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又作盤盂之書以自戒

武乙 庚丁子遷都河北在位五年自祖甲至武乙四代

王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僇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帝乙 太丁子在位三十七年 自武乙至帝乙三代

殷道益衰庶長微子啓賢箕子勸王以爲嗣王以其母賤不立立嫡子受辛是爲紂

紂 帝乙子立三十四年武王伐之王赴火而死

資辯捷疾才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播棄黎老昵比罪人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乃夷居不祀上帝神祇宗廟尚兵百戰皆克伐有蘇氏獲其女妲己嬖之惟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涓作新淫之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廣沙丘苑臺以酒爲池懸肉

爲林縱男女倮逐其間爲長夜之飮作炮烙之刑取
妲己笑樂刳孕婦斮朝脛醢九侯脯鄂侯囚周侯於
羑里周臣進美女奇物善馬得釋更賜弓矢斧鉞專
征伐爲西伯西伯卒子發立時紂惡未悛微子去之
以存宗祀比干諫而剖心箕子佯狂爲奴西伯發帥
諸侯伐紂紂奔鹿臺衣寶玉自焚

周

武王 姓姬名發文王子都鎬 以木德王在位七年

太公爲師周公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九年
觀兵十三年伐紂踐天子位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

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陳洪範而萬世彝倫之道明戒丹書而敬怠義欲之辨著報本反始則崇追王祭祀之禮垂裕後昆則立教世子之法其建官也惟賢其位事也惟能重民五教而食喪祭之加謹惇信明義而崇德報功之兼盡此其所以垂拱而天下治尚何難之有

成王 誦武王子在位三十七年

周公應問無窮導之以道太公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以充大其志召公廉潔而切直匡過諫邪以矯

拂其行史逸博聞強記敏給而善詞以承救其遺忘王雖童蒙而四臣維之朝廷無過事王因風雷之變知周公之元聖致辟羣叔於無逸之書知稼穡之艱難以復后稷公劉之業求君羣臣之助則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又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皆得於周公者其定禮樂立法制爲三代之令王宜哉

康王 諱釗成王子在二十六年

旣居天子位誥諸侯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再拜稽首曰今王敬之

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建侯樹屛在我後之人雖爾身在外爾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皆聽命又用命畢公以成周之衆保釐東郊王克遵洪範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有唐虞之風焉

昭王（瑕康王子在位五十一年）

王在位久不能彊於政治風化稍衰時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楚人不朝王南征返濟漢漢濱人濟

以膠船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

穆王 滿昭王子在位五十五年

初年擧用賢才命君牙爲大司徒作君牙有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氷命伯冏爲大僕正作冏命有曰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于時王心未肆也迨夫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又不至則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不聽遂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不至諸侯有不睦者周德始衰又東巡至鄭大驕之谷起春宵宮集諸方士言神仙事造父得八駿馬獻王

王喜欲周行天下以求神仙於是西巡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愁怨徐偃修飾仁義諸侯多歸之者僭稱王王聞之馳歸造父爲御起諸侯師與荊楚合攻徐破之偃王走死未幾王又欲出游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風王王感而止命修辭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室再安末年王在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思有以靖之此呂刑之書所以作也

共王 繄扈 穆王子 在位十年

遊於涇上密康公從受三女之奔其母曰必致之王夫女三爲粲粲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

爾之小醜乎康公不獻一年王滅密女邑之傾人國
国如此夫

孝王 辟方懿王弟在位十五年

惡來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邑之秦于時大雹江漢冰牛馬死當亾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履霜之象已兆於此矣天道之倚伏可畏也哉

夷王 燮孝王子在位十六年

覲禮不明王始下堂而見諸侯綱常自此紊矣時荊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侵楊粤

僭立三子爲王衛康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幷邶鄘之地

厲王 胡夷王子在位四十年

詩之變雅始作時榮夷公好專利有寵於王大夫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王人者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使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今王好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濟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不聽卒以爲卿士用事政益暴虐四夷交侵征歛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聚而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以

告輒殺國人莫敢言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王不聽三年民不堪命作亂流王于彘十四年王崩于彘

宣王 靖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

王即位周召爲輔王承衰亂之後旱災知懼側身修行以銷天變任賢使能興衰撥亂有山甫以補袞職之闕有申伯以蕃四國之維命召公平淮夷吉甫伐玁狁方叔征蠻荊故能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

都而周室中興焉况當是時內有姜后之賢脫簪珥以諫所以輔成早朝晏罷勤於政事者多矣惜乎籍田不修虢公徒諫戰千畝而料民殺杜伯非其罪祈父白駒黃鳥之詩終不能免詩人之刺則當時司馬之職匪人賢者之去欲留不可末年生民益有失其所者矣

幽王 宮涅宣王子在位十一年自幽王二十六代至赧王延亾

況湎淫泆讒夫並進賦斂煩重百姓愁怨不以禮信待諸侯賞罰不當諸侯怨叛初王嬖于申生太子宜臼後嬖褒姒生伯服虢石父與褒姒譖后及太子王

廢之而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褒姒驕恣王惑之詩人知其必亾刺之曰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殺王驪山下諸侯東迎故太子於申歸而立之是爲平王而周轍遂東矣自是以後周室微弱諸侯强僭平王之詩降爲國風桓王之伐鄭卒至無功五霸之興始於莊王終於定王歷七王七十五年之久政在霸主孔子作春秋以譏之及威烈王封晉大夫爲諸侯王法尤壞七國爭雄自相侵滅而周之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徒擁虛名於百辟之上是亦無足取矣然竊

嘗論之矣周之衰微至於如此尚且綿曆數百載王
後亡何也蓋文武周公立經陳紀創法定制靡不備
具而仁以固結之禮以維持之端本洪源自足與天
無極故晉侯之强而其請隧也以王章不許楚子之
僭而其問鼎也以天命未改沮之至於帝秦之說屈
於匹夫之議嗚呼不有赧王柔懦衰削之甚雖以虎
狼之秦若我何然此亡矣孔子生於靈王之二十一
年庚戌雖不得位乃叙書傳禮記正樂繫易作春秋
實紹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傳之於後繼
未能東周乎一時蓋亦有以東周乎萬世嗚呼盛哉

漢

高祖 姓劉名邦都長安以火德王在位十二年

帝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降秦虜項擒魏仆趙降燕擊齊會未五年遂登帝位何成功之速哉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鎭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人亦以此稱之然豈無其本而然歟帝之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知人善斷此德性之美得於天賦者也入關之初與父老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及羽弑義
帝爲之發喪三軍縞素此仁義之心見於行事者也
三代之所以得天下亦不是過也及天下旣定赦季
布斬丁公示君臣之大義封功臣封同姓乃曰非有
功不侯非劉氏不王得深長之慮矣次律令申軍法
定章程制朝儀此皆制作之要子孫持守之具也過
魯而祠孔子詔郡國而擧明德減田租而十五稅一
其崇先聖禮賢士愛元元之意何如哉所恨者帝天
性雖明達無學力以磨治之以功業驕其父兄以爵
祿驕其臣子始於僞遊而功臣不保牽於私愛而國

本幾搖其於人道之大綱有所未盡者矣且其大風一歌氣豪力雄雖足以振國勢於四百年之久而霸心之存不能追跡三代之聖王惜哉

惠帝 諡盈高祖子 在位七年

減田租重吏祿舉孝弟力田復其身除挾書律民年七十已上及不滿十歲者有罪當刑皆宥之此皆為政之善者也當是時曹參為相清靜守職帝垂拱仰成天下晏然衣食滋息而內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遭毋后虧損至德過愛魯元納甥女為后緣張后無後殺宮人取其子以為嗣帝於

人倫之大者俱不得其正矣

文帝 恒高帝次子封代諸呂滅迎立之在位二十三年

跡帝之二十三年政治之美建國本崇節儉尚德化恤刑獄務本愛民開言路擧賢良抑貢獻崇謙遜吏安其職民樂其業是以蓄積歲增戶口蕃息禁網疏闊刑罰大省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獨其寵愛鄧通而賞賜鉅萬好黃老之言而所尚差矣善鼂錯術數之說拜太子家令專尚刑名峭直刻深啓七國之變俾景帝終爲刻薄任數之君貽謀之道有歉焉爾不惟是也高帝以來數十年制度所宜立敎化

所宜修乃於賈生之請謙讓未遑遂使因陋就簡敎化不行至於富民以錦繡被墻屋公卿大夫以下競至奢侈無度豪俠之徒横於閭里君上之恩過於三代下民之苦刻於亡秦此不得不爲帝恨之也

景帝 諱啓文帝子在位十六年

卽位之初除田半租定笞律從輕之法有足稱者惜其以少恩而廢皇后無罪而誅太子輕許梁王以傳位而俾王不得終申屠嘉剛直可尚也見黜而死周亞夫定七國之功不可忘也以竄而死吳王之叛積怨於殺太子之時而特發於削地之日耳遽斬錯以

謝錯固不足恤豈非傷於大體乎恨釋之之劾奏則
所死淮南怨鄧通之吮癰則困迫至死其於人倫之
間刻薄任數戕害殺戮曾不小忍豈慈父之所可同
日語哉又文帝寬仁大度有高祖之風以德化民無
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武奮發景帝忌刻少恩
乏人君之量以智數繩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
惴懼失措父子之操心處事大相反矣史以文景並
稱何也蓋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殷富雖曰克遵洪
業可也若其所謂風俗淳厚者豈帝蒙其父文帝之
浚仁厚澤醞釀滂沛之所成而因以同稱耶

武帝（徹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

以少年英銳之資雄才大略得於所稟卽位之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又招選天下文學才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史稱其得人之盛然新進用事而大臣退屈宦官典領尚書而外庭疏遠丞相多不擇人而被誅戮者五曲學阿世如公孫弘兒寬之徒何足道哉老儒如申公力行一語卒使放歸大儒如董仲舒春秋三策僅相江都直如汲黯多欲之對內史河內曾謂得人之盛歟未幾尚祠禱求神仙興土木事巡幸信祥瑞加以嚴

刑峻罰窮兵黷武至於用度不足聚斂無所不至民力屈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賊並起道路不通帝猶不能自反江充構亂禍及太子衛后不得其死焉禍變已極然後紓徐痛定始大悔悟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力本勸農其拔霍光金日磾於無聞之中以當託孤之寄亦可謂明遠也已矣大抵帝之所爲皆踵秦皇之覆轍然秦終迷復而胡亥趙高繼之者非其人帝悔悟切責而孝昭霍光繼之以善故秦漢之興亾大異焉嗚呼悔之雖晩一念之善其效如此王通曰秋風其悔心之萌乎信哉

昭帝 弗陵武帝少子 在位十三年

年十四而辨上官燕蓋之詐信霍光之忠承孝武奢侈師旅之餘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明時務之要首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除田租止出馬議罷鹽鐵榷酤免馬口錢減民賦錢十之一樓蘭授首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其培養國脈為如何使天假之年復得周召之佐成康不足侔矣

宣帝 詢武帝曾孫霍光定策立之在位二十五年

帝養民間高才好學受詩論語孝經知閭閻民事艱難又苦吏急卽位之初首詔郡國謹牧養民而周德

化尚寬和霍光薨後勵精爲治五日一聽政丞相以
下奉職奏事擧賢良罷屯田罷池籞未幸者勿治郡
國宮館以與貧民貸之減鹽價嚴繫囚每拜刺史輒
親見問以治民之事有治效輒璽書勉勵公卿闕以
次用之重文學擇將相凡謂之政事文學法理之士
咸精其能夷狄賓服邊境少事史稱功光祖宗跡比
周宣非歟然當時法制過詳道德不足是以人情姦
詐益滋無功者冒其賞有罪者逃其刑欺蔽雜出而
不可禁矣至於用恭顯貴許史啓後日宦官外戚之
禍族楊韓而啓後日殺戮大臣之端産三釁卒以亾

漢由是觀之綜核勵精之治雖足使一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而高文忠厚寬仁之脈斷喪無餘矣故曰詩書法律周召刑餘爲漢室基禍之主誠哉是言也

元帝 名奭宣帝子在位十六年

卽位以來以公田賑業貧民貸種食減樂府省苑馬以賑困之罷宮館減馬獸肉食貸貧民賜孤寡高年帛遣使存問耆老孤寡失職之人幾無虛歲可謂慈仁愛民之主矣至於尚節儉好儒術皆爲君之美節獨惜其剛斷不足柔懦太過許史與政恭顯專權望之周堪京房張猛蘇建皆以忠見死公卿以下畏

顯側足而立事無巨細悉關宦寺西漢之衰決於此矣

成帝 諱驁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

善修容儀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矣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校書可謂知崇文學者然卽位初年首用元舅王鳳爲大司馬領尚書事一日之內封侯者五人兎斥石顯奄宦之害雖除委政王氏外戚之禍愈熾帝方耽于酒色飛燕蠱惑赤鳳內亂許后廢死劉向王章朱雲梅福誠忠懇切如水沃石披心讜論動遭按劒獨杜欽谷永張禹孔光之

徒諂諛權臣乃保寵固祿跡帝昏懦柔惡如此漢祚之移不在其身幸矣

哀帝 欣元帝庶孫 在位六年

帝在東宮見委政外家王氏僭盛首行罷免政由己出未為失也然丁傅董賢相繼寵用誅殺大臣帝何不思之甚王氏可去丁傅獨可用乎帝又聽董宏之說寧負先帝之恩欲尊私親之號一差意向遂拂羣心斗筲之莽知公論在是也故劾董宏甘心屢黜以文其姦公卿大夫聞而直之訟莽寃者百數而莽得志矣自是浮譽日隆遂執魁柄革漢為新禍自此

亦由帝行非禮義自失人心倒持太阿授之莽哉

光武 秀高帝九世孫都洛陽在位三十三年

帝才明勇略誠非人敵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延攬英雄務說民心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二十八將咸奮智勇以成佐命之功芟夷羣雄討除僭叛十餘年間海內蕩平樹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赫然中興且其老吏垂涕於漢官之儀吏民喜悅於持節之行人與之也以至冰合滹沱得免王郎之購天與之也自今觀之召名儒定舊制徵循吏用寬仁側席幽人以倡名節保全功臣共享富貴見稼穡之艱難則除苛斂

而還輕法念戶口之耗少則幷郡縣而去冗員屯田儲糧復三十稅一之制久厭兵革則不言軍旅攻戰之事西域遣子入侍匈奴遣使稱臣皆辭之而不許加以身衣大練色無重彩不聽淫靡之聲絕去玩好之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損上林池籞之官罷騁望弋獵之事勤約之風行于上下是以三十年間四夷賓服百姓富庶政教淸明禾黍豐稔祥瑞屢應此固無以議爲也獨惟殺韓歆歐陽歙非其罪河南尹張汲與郡守十餘皆獄死至於廢郭后移太子貶馬援斥桓譚用讖言而行封禪信赤伏而除王梁以

不義而侯子密演爲仁明之累耳若夫憤前代强臣竊命以吏事責三公不任大政事權盡歸臺閣而廟堂輕其弊至於末世雖忠臣義士相繼在位慷慨激發而於漢室之危亾竟莫之救亦帝矯枉太過之失也

明帝 諱莊光武第四子在位十八年

天資聰察自少能通春秋知吏牘書說其明智已足以切事情及卽位加意禮文之事尤垂情古典游意經藝臨雍拜老正坐講道諸儒執經問難觀聽者以萬計自皇太子以下諸王外戚子弟以至期門羽林

之士莫不受學匈奴亦遣子入學幸魯祠孔子及弟
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尤善刑理法令分
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內外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
大之色斷獄得情刑政簡易至於遵奉建武法制無
敢或違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舘陶公主爲子求
郎不許蠲公卑之制支曰受章奏可謂得爲政之體
者也自是威振四夷莫不遣子入侍稱臣入貢而寶
鼎麒麟白雉醴泉甘露芝草之祥畢至亦云盛矣嗟
夫殺朱浮殺虞延杖藥崧提曳近臣斥辱公卿而君
臣之禮闕廣陵王楚王相繼殛死而兄弟之恩乖楚

獄連逮死徙千數而刑獄濫傷於褊察以耳目隱發爲明而弘人之度未優遣使天竺求浮屠書而開億萬世釋氏之禍淩可惜耳

章帝 炟明帝第五子在位十三年

帝知人厭明帝苛切以長者之資行愷悌之政除禁錮務寬厚戒嚴酷斜擅殺之罪除慘刻之科定報囚之期罷均輸之法著胎養令賜行義穀選擧惟進柔良用吏惟取安靜加以輕徭薄賦民賴其慶至於奉承太后盡心孝道友愛諸弟不遣就國備弟子儀以尊師立四科以取士命諸儒講論同異而稱制臨決

選高才受春秋詩書以扶學廣義公卿大夫至郡縣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俗之盛未有若此者盛哉獨惜其信竇后之譖而易太子以飛書之誘而殺貴人縱竇憲之橫至奪公主田園而不正其罪異日女主臨朝外戚用事皆此爲基可謂三歎矣

和帝 諱肇章帝第四子在位十七年

帝幼冲即位母后臨朝竇憲專政威權日盛潛圖僭逆朝臣震懾望風承旨帝年十四赫然發憤欲謀誅之與丁鴻鄭衆決議卒鋤元惡躬親萬幾自是十七

年間舉苑囿以假貧民弛陂池令民釆取勸民蠶疏以助五穀至於遣使發廩救水旱蝗螟之災減民田租幾無虛歲廷尉陳寵務從寬恕而活濟甚衆司空張奮言陳時政即雪冤獄而甘雨隨沛袁安丁鴻魯恭韓稜諸賢相繼進用宏益居多遠方陳羞則勑太官勿復受獻前後符瑞自稱德薄抑而不宣齊民歲增闢土日廣北空朔庭西通重譯方之章帝實乃過之若帝者使天假之年孝文不足多遜也

殤帝 諱隆和帝少子 在位一年

鄧后臨朝張禹鄧騭騭弟悝弘等輔政騭雖謙遜然

外戚擅權又起於此和殤以後宮闈定策利在幼皆外立者四君臨朝者六后蓋嗣主幼冲女后專政則外戚必用事宦寺得與政其勢然矣

安帝 祜章帝孫在位十九年

立年已十三矣太后猶臨朝十五年間外戚用事中官與政天災地變無歲無之太后崩帝甫親政五年之間惟乳母言是聽惟宦官讒是從鄧后既夷太子亦廢外戚與兵宦官封拜寵任無比忠言諫諍並皆不入太尉楊震屢疏愈懇切亦以譖死昏亂可知

順帝 保安帝子在位二十年

帝初即位以定策功封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爲列侯浸以干政權勢日盛賴司隷虞詡劾奏以作敢言之氣自是左雄李固周舉黃瓊張衡王龔皇甫規之徒皆果於指陳請加放斥而宦官根據聯絡非惟言不聽諫不行反遭譖逐者有矣后父梁商秉政雖謙虛進賢而怯弱無斷至遣其子納交內豎商卒冀嗣大將軍不疑尹河南竊號饕極惡爲日不足八使之遣巡行風俗張綱至爲之埋輪都亭且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徑劾奏冀不疑罪帝雖知其忠言莫能用也餘使所劾皆冀與冀宦官親屬事竟不行忠言屈抑其

能救亂乎

冲帝 炳順帝子在位三月

梁后臨朝委政宰輔李固之言多見採擢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方翹首太平而梁冀專柄輒相忌嫉固幾不免嗚呼危哉

質帝 纘章帝玄孫在位一年

太后臨朝帝性聰慧 舊本作惠 知冀驕橫常朝羣臣曰此跋扈將軍也言未脫口而餅中之毒已進矣

桓帝 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

太后猶臨朝梁冀專政肆作威福殺李固杜喬以重

其威繼殺袁著以杜天下議已至殺陳授邴尊帝始震怒與宦者單超等五人定議誅冀元惡雖除五侯嗣虐流毒四海而成瑨劉瓆翟超黃浮李膺等諸賢皆犯宦官之怒誣告膺等誹訕朝政疑亂風俗帝震怒下膺等獄辭連及杜密陳翊陳寔范滂之徒而錮黨之禍作矣

靈帝 宏章帝元孫在位二十二年

帝初即位太后臨朝陳蕃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士李膺杜密等天下想望太平惜其謀誅宦官機事不密反爲曹節王甫等矯詔所殺於是羣凶得志侯覽

諷朱並告張儉黨人曹節諷有司復舉膺等黨錮名節誅戮濫及無辜生民之類幾息矣帝又西園賣官後宮列肆弄狗駕驢甘爲下流之態一意聚斂惟奄寺之言是聽未幾帝崩

獻帝 協靈帝次子在位三十一年

自董卓作亂李傕構禍之後羣凶得志竊弄威權者四年傕與郭汜治兵相攻劫帝幸營燒焚宮室乘輿播遷甫還洛陽老瞞詣闕遷都于許百官總已大權遂擧而之操挾天子令諸侯以遂其私二十五年間殺生除拜不出於天子之手特寄空名於臣民之上

耳操死子丕篡漢

三國

蜀漢先主以神明之胄得孔明王佐之才出師討賊得三代行師之道幾復漢室雖上天不祚先主崩而武侯薨功業未卒然其所成就固已大矣若魏曹丕之竊據北方吳孫權之偏霸東吳其間豈無一二得失之可言哉然海宇分裂年代又促政事施爲無足法者矣姑闕之

晉

武帝卽位之初矯漢魏刻薄奢侈之失一從儉約務

去邪俗居喪之制壞已久矣獨以天性矯而行之亦可謂賢君矣奈何平吳之後驕心遽生尚聲色事遊田心術蠱惑政事壞敗而嗣子昏愚賈后賊虐加以浮虛相尚廢棄禮義骨肉相殘無復人理五胡乘之懷愍二帝俱爲所虜萬姓崩潰自古禍亂之極未有甚於此者也元帝雖國於建康號稱中興然忘國大讎無恢復之志而明帝才力最優降年又復不永餘皆不足筭矣

南北朝

南朝起自西晉之亂東晉元帝國於江左接其統者

劉裕稱宋蕭道成稱齊蕭衍稱梁陳霸先稱陳而謂之南朝其據中原僭竊尊號者拓拔珪稱魏武帝入長安稱西魏善見稱東魏高洋稱北齊宇文覺稱後周南北割據自相雄長干戈相尋民無寧日而其一時君臣行事施爲皆無足取捨者矣

隋

文帝 楊堅弘農華陰人立二十四年

以周外戚秉政遂簒其位然減賦役罷酒坊省刑法置義倉念民食以減膳杜貢獻以焚文布此爲政之善者也獨惜夫帝素不學不悅詩書又濟之以刻薄

猜疑專任小數以察爲明任情殺戮信譖而廢太子無罪而戮衆子元勳宿將誅退略盡此失之大者而帝之身亦未免子禍嗚呼悲哉

煬帝 廣文帝第二子立十二年

帝以藩王矯情飾詐以釣虛譽內諂太后外結黨與卒以奪嫡及嗣位恃其富強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營宮苑開河渠造龍舟築長城括樂工造輿服儀衛恣巡幸通西域伐高麗徵稅百端中國疲憊而民不堪命卒至羣盜遍天下身死於宇文化及之手宜也非不幸也

唐

高祖 姓李名淵以土德王都長安在位九年

用其子世民之謀起兵晉陽伐西河斬高德儒責以欺君之罪餘秋毫無犯繼收霍邑乘勝遂克長安立代王爲帝相之而自立爲唐王約法十二條悉除苛法及煬帝凶聞至受恭帝禪即帝位自後降李密殄仁杲剪劉黑闥夷蕭銑破金剛走武周擒建德降世充六年之間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葢以太宗爲之子也至於定律令舉明經立官制定均田租庸調法與夫定雅樂汰僧尼皆爲政之要而首詔隋氏子孫

並付所司量才敘用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不亦宜哉獨惜其眤裴寂之邪而受宮女聽文靜之說而臣突厥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亦高祖有以啓之也

太宗 世民在位二十三年

高祖次子生四歲書生見之曰年幾弱冠必能濟世安民高祖起兵削平僭亂神謀武略皆出於帝其莅政設施首用讎臣放出宮女禁奢侈置弘文館與學士講論前事徃行興學校以崇經術建府兵以修武備自是以後勵精爲治勤聽納恤刑獄禁淫巧惡言

利厲風俗勸忠孝卽位之後纔及四年米斗三錢外戶不閉號稱太平自古中國之盛未之有也帝曰此皆魏徵勸行仁義之力可謂知所本矣惜其復浮屠而政教乖伐高麗而武事黷殺無罪而刑獄濫惑寵子而儲位未定社稷之本幾動又其大者初焉刼父臣虜殺兄及弟他日亂弟之婦與之生子人倫之間慙德多矣

高宗 治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繼統之初日引刺史問民疾苦及其政治尊禮大臣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風豈非

嬖君也哉奈何蒸父妾爲妻莫念聚麀之恥縱女后預政卒招晨牝之凶養成武氏之簒及武氏立忠臣屛黜姦邪用事卒致覆宗之禍幾乎不可救是誰之過歟

中宗 顯高宗第七子武氏所生在位六年

帝以太子卽位旋罹幽廢歷十五年召還復爲太子又七年姦臣伏誅卽位是則高祖太宗之德有以結於民心不忍忘也然興復之功皆出於忠臣義士之力奈何復辟之初追韋后天日之盟忘前代牝晨之戒每臨朝聽政皇后與聞事權盡歸中宮五王被誣

而劉死三思復起而盜權未幾帝亦死餅餤之毒四子前後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嗚呼禍亦慘矣

睿宗朝高宗第八子武后所生在位二年

蒞政之初姚崇宋璟協心輔政典選文武不畏彊禦而選法俱治當時翕然以爲有貞觀之風立嗣以功彗星告變傳德避災足爲賢耳然卽位未幾太平用事姚崇貶黜終惑女弟明斷不足雖曰傳位不授以政自稱太上皇總大事釀成太平之惡姦人黨附幾至叛逆遂使玄宗負殺姑之名於天下惜哉

玄宗隆基睿宗第三子在位四十五年

開元之初始親政事勵精爲治講武事汰僧尼禁女樂出宮人毀服玩焚錦繡廢織坊天性友愛敦睦兄弟均内外出入之式罷員外檢校冗員選儒學之士置侍讀擇學術之儒校羣書復史官對仗奏事試縣令選刺史錮酷吏抑樂工裁任吏用善政屢書良由即位以來賢相繼用姚崇尚道舊本術避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隨其長相與輔贊是以二十年間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疋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尺兵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二

十四人幾致刑措號稱太平可謂盛也矣自是以降志欲旣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罷九齡而相林甫殺子諒而寵仙客貴高力士以基宦官之禍置十節度釀成藩鎭之禍因召募而兵日益壞以聚斂而財日益煩武備浸輕民力已竭國不可以爲國矣甚則廢皇后而殺三子納壽王妃玉環惑之至洗祿兒醜聲傳播亦不恤焉聲色迷亂政事廢弛楊國忠因玉環入相妬賢嫉能貪權固寵又與祿山有隙激以速反驗其所言未幾祿山叛漁陽陷兩京而國忠誅玉環死帝亦走蜀海內崩裂萬姓塗炭嗚呼一

念之失而其禍至於如此可不戒哉

肅宗亨玄宗第三子在位七年

因祿山之亂以太子從君父入蜀至馬嵬玄宗因父老之請分軍從帝又宣旨傳位不受既留杜鴻漸裴冕等皆以朔方爲勸至靈武請遵馬嵬之命即位首任裴杜郭子儀李光弼召山人李泌侍謀軍國以廣平王爲元帥進彭原明年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父子重歡宗社再安何其中興之速哉良由委任郭李廣平以長子當帥師之任杲卿眞卿倡忠義於河北張巡許遠遏賊勢於睢陽所以卒能成

克復之功也然當是時賊勢雖敗餘孽猶存正宜振
權綱修典憲以大中興之功也奈何不爲經遠之謨
專務姑息之計名器濫假於下廢置不出於上至此
綱紀大壞不可收拾況以朝恩爲觀軍容使李郭名
將爲所節制輔國專掌禁兵雖制勑必經署而後行
於斯二者尤爲紊亂猶未也外則畏輔國之握兵內
則畏張后之悍戾孝衰於上皇竟以憂崩帝亦徒以
哀慕而歿張后母子亦爲輔國所戮嗚呼以天子之
尊上不能保其父中不能保其身下不能保其妻子
近小人之禍其烈如此可不戒哉

代宗 豫肅宗長子在位十七年

莅政之初再復東京朝義授首大河南北復爲唐土其功可尚也已獨惜夫過爲姑息之計用賊將分帥河北與諸藩鎭互相表裏各廣土地自署官吏名爲藩臣實皆蠻貊異域焉而一付姑息不能復制自是懷恩引寇再犯長安帝有陝州之幸奉天之迫所幸賴子儀之力醜虜退走王室再造然帝仁而不武委靡太過剛斷不足權歸宦官勳臣擯廢至有冤死者又崇佛教度僧尼造寺設齋中外相化廢人事而奉佛法刑政日紊唐室大壞决於此矣

德宗 諱适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即位之初罷貢獻罷梨園却祥瑞却金銀出宮人放鷹犬減乘輿服御禁奏置寺觀度僧尼又詔財賦皆歸左藏不數月間善政迭出四海之内聞風振竦此皆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政聲藹然以爲有貞觀之風不幸賢相云亡楊炎盧杞相繼用事炎以私意譖殺劉晏杞以疑似離間羣臣又欲固寵勸帝以嚴刻中外失望苛政日增民不堪命方鎭怙強相與扇亂卒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因其窘急屬意聚斂帝素性猜疑還自奉天疎忌將相委任宦官故范

氏之論曰帝粃政最多而大獘有三一曰姑息方鎭二曰委政宦官三曰聚斂貨財唐之亾卒坐此三者矣

順宗 諱誦德宗長子在位一年

帝不幸寢疾賊伾文姦邪肆志近習弄權唐室幾危卒能委政承嗣以安社稷足爲賢矣

憲宗 諱純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

首用忠良斥逐羣小以朝廷威福日削方鎭浸橫慨然發憤志平僭亂制以法度卒能命將興兵削平醜逆強藩畏討質子獻地於是天下濅根固蔕之盜皆

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朝渙然唐之威命幾於復振
夫何世亂漸平侈心遽生土木㴱興姦邪復用求仙
藥迎佛骨固已惑矣李絳罷則承璀寵皇甫鎛令狐
楚爲相則裴度崔羣皆爲所逐葢君子小人之不能
兩立也如此帝亦餌金丹之劑躁怒妄殺卒死於宦
者陳弘志之手而人莫之知也哀哉

穆宗 恒憲宗第三子在位四年

嗣位之初僅有貶皇甫鎛杖殺柳泌二事略快人意
然身處諒陰柩方在殯不能明詔公卿推擧罪人遽
與羣臣釋服盛陳倡優戲觀角觝屢開大宴浚魚藻

池幸華清縱獵擊鞠恣情棄禮遊戲無度又宰相皆無遠略不以武備爲意未幾諸藩相繼而叛雖以諸道之兵元臣名將討之竟無成功自是再失河朔元和之功於斯而墜帝亦以金丹之劑不旋踵而物故矣

敬宗 湛穆宗長子 在位二年

莅政之初雖知李紳遭謗以貶竟不能召雖用裴度李絳之賢終被沮撓李逢吉以一小人用事八關十六子交結附麗妬賢嫉能朝政竟爲之濁亂雖韋處厚好善惡惡多所匡救宏益終莫能以勝其黨與之

衆帝於聽納亦有足稱者如從李程之諫而罷營殿
感處厚之言而賜錦綵德裕不奉造盤條之詔處厚
不奉徵鷙鳥綾錦之命裴度諫洛陽之巡皆爲之寢罷
似此非一方之德宗拒諫豈不優哉失在於幼年不
親師傅以化奢侈是以嗣位甫及易月忘哀宴樂昵
比小人遊戲無度賜予無節擊毬手搏甘爲下流之
態性復褊急捶撻宦人夜獵還宮酒酣入室滅燭之
變身死於劉克明等之手可謂自詒伊戚者矣

文宗 昂穆宗次子 在位十四年

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奢從儉

出宮人放鷹犬省教坊等冗食千二百餘員罷能組綉雕鏤之物中外相賀以爲太平可冀當是時裴度韋處厚相使信任責成誰曰不可奈何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議事已定尋復中變史稱其仁而少斷可謂一言以蔽之者矣已而朋黨相軋而邪正莫辨宦官縱橫而制御無方朋黨之隙始於牛僧孺李宗閔成於楊汝士牛李相傾前後四十餘年而唐之政隨以衰矣宦官之禍始於明皇成於肅代蔓延於德憲兵柄在手輒行弑逆至於甘露之變宰相見戮朝臣盡殲帝有受制家奴之語泣下霑襟曾幾何時而物

故矣悲哉

武宗（炎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帝英敏特達雄謀獨斷自相德裕一意委任故能振已去之威權克上黨取太原禍亂略平紀律再張亦帝之明於知人專任德裕有以致之也獨惜夫不奪宦官之權使仇士良敎其徒固寵之術惑於方士之談使趙歸眞誤進金丹之劑而帝加躁急旬日不能言以至於崩

宣宗（忱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帝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爲不慧（舊本作惠）益自韜匿羣

居遊處未嘗發言及爲太叔監國憂感滿容接遇羣僚裁决庶務人始見其隱德焉旣卽位閔旱災理罪囚出宮女好儒士法祖宗敬宰相睦兄弟不私外戚除御史用循吏之子孫擇邊帥以儒臣易貪暴重刺史之選謂宰相曰刺史非人則害百姓惜官賞惜章服重威儀廣聽納恵小民均差役至於誅宦官而除元和之逆黨平河西取河湟而復百餘年淪沒之疆土史稱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夫豈溢美但其所不足者初年君臣務反會昌之政貶德裕賢臣復僧尼獘事事嫡母郭太后不以禮一

夕晏崩出先代穆敬文武四君之主無所憚晩年牽於私愛不定儲位大臣言之而不聽其昧人君之大體甚矣躬蹈前人之覆轍餌金丹未幾躁渴明年疽發於背而莫之救矣惜哉

懿宗 漼宣宗長子 在位十四年

帝以中庸之資縱驕奢之習戒壇度僧佞佛怠政數幸諸寺賜予無節彗星告變天戒昭昭帝不惟冥不知悟反宣示中外稱以爲祥未幾路巖保衡繼處相位既逐名德納賄崇私濁亂國紀帝又耽好音樂殿前供奉伶人常近五百頻數遊幸而內外諸司扈從

動至十餘萬初年浙賊大熾南詔入寇雖命將討除而徐賊攻陷五州僅以沙陀之力乃克奏凱帝益荒淫不親政事信讒言逐忠諫削軍賦困民財以崇佛事諫者甚衆乃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未幾而晏駕亦可哀也

僖宗 名儇懿宗第五子在位十五年

帝幼冲嗣位政在臣下南衙北司互相矛盾專事遊戲不親政事一委田令孜呼為阿父當是時奢侈用兵賦斂愈急關東旱蝗百姓流殍蜂起為盜而盜賊黃巢為最盛轉掠江浙復自采石北渡長驅中原陷

兩京汗宮闕殺百官屠宗室遽僭大號先期令孜奉
乘輿播遷帝在流離日夕與宦官同處踈薄外臣劉
戮諫輔尚賴一時忠義之臣或慷慨迎謁或奮發戰
鬪不半載破賊復長安又以宦孽專制內外李克用
王重榮等惡之表清君側上遂有鳳翔寶鷄興元之
幸京城荐被焚掠幾無孑遺而襄王已姦天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踰年還京僅逾月而崩矣

昭宗曄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

帝體貌明粹有英氣憤朝廷日卑慨然有恢復先烈
之志其在藩邸時素嫉宦官及卽位政事多謀諸宰

相善矣然當是時宦官根據藩鎭强橫難以力制忠邪莫辨舉措失宜叛者四起三帥稱兵入京茂貞脅犯京師韓建以兵圍行宮殺十一王放散四軍帝方是時漂泊寄命猶且逐諫臣以塗耳目迨至還京崔胤日以誅宦官爲事至有死者宦官圖已懼矣帝又縱酒肆怒人人自危劉季述等陰謀廢立幽辱帝后胤既召全忠爲聲援賴孫德昭之功幸而反正季述等伏誅宦官雖夷滅殆盡而全忠之簒謀浸成未幾胤亦不免帝尋遇弑

哀帝 祝昭宗第九子在位四年

爲全忠所立踰年全忠盡殺昭宗子九王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帝又見弑而唐以亾

五代

梁之朱全忠唐之李存勗晉之石敬瑭漢之劉知遠周之郭威皆以兵力詐謀自相傾奪生民不死於兵刃則必死於虐政而其子孫又不能保守五十年間易姓者八生民之禍莫此爲甚

三峯集卷之十一

三峯集卷之十二目錄

經濟文鑑別集下

宋

元

高麗

議論

三峯集卷之十二

經濟文鑑別集 下

奉化 鄭道傳 著

宋

太祖 姓趙名匡胤宣祖第二子以火德王都汴在位十七年

帝卽位之初長慮却顧以爲唐末以來五十季間帝王凡八易姓戰鬭不息生民塗炭皆由藩鎭太盛故也於是以知州易方鎭命文臣知州各置通判又命朝臣彊幹者出爲知縣以分節制之權而革藩鎭之弊又以從容杯酒之間解諸將兵權於是藩鎭不可

除之痼疾一朝而解矣其所以削平僭亂崇重儒術制兵法撫士卒理財賦恤刑獄抑奢侈者人君之道備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此一言足以爲植國之根本而其正心修身之學實有非他人所能企及者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因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矣朱文公稱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其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也他如事周太后如母養少帝如子逮以壽殂保全功臣俾皆老死牖下其忠厚之至有可言者矣至於

遵母后遺教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母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吁太祖吾無間然矣

太宗 炅宣祖弟三子在位二十二年

帝踐阼未數年陳洪進 舊本脫進字 表獻漳泉錢俶表獻吳越劉繼元以河東降可謂繼太祖之志而成混一之功矣帝自卽位之初首重監司之權以制藩鎭置三司使以理財賦命宰相則必以正而不以邪命叅政則竟爲他日之賢相重臺諫作敢言之風置經筵遠姦邪之習謹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貢舉則罷勢家以取孤寒愛民則作戒詞以遺州郡寬稅限禁淫

刑賑飢困撫流亡恤刑獄崇儒術似若善政史不絕書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太祖之崩不能無疑德昭之死又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逮太祖宋皇后崩君臣不爲成服其於人倫之間不能不有歉焉且至於儲貳之建決於寇準之一言爲天下得人何以尚此

眞宗 恒太宗第三子在位二十五年

首詔學官講書講易可謂知以聖學爲急者矣罷嚴牧守之選崇節儉之化開敢言之路絕貢奉禁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瑞修貢舉建學校恤民隱皆覗祖宗家

法又從而充廣之可謂賢主也歟若夫西北二邊之
事有可言者於西則待以姑息而失事機於北則將
帥有擁兵不進者有喪失師旅者貸之而不斬宋之
武功不競自軍法不嚴始仁厚信有餘國勢不期而
漸弱矣及契丹再入寇京師震恐羣議紛紜帝用寇
準策不爲浮議所惑駕幸澶州契丹駭怖乞和之不
暇虜旣退自是不敢復寇邊所恨者帝不悟欽若之
讒待準寖衰竟至罷相又聽其請封禪天書之事乃
起嗚呼眞宗之相前有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
士安寇準皆君子也後有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

曹利用皆小人也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於君德之成敗如此夫

仁宗

禎真宗第六子在位四十二年

帝天性仁孝終喪猶有哀慼容不忍預宴樂帝未有嗣曹后勸選宗子養宮中於是以皇兄允讓之子宗實養於后所是謂英宗宋贊后以曹氏稱首亦帝之能以剛制欲無閨門昵比之私有社稷長久之慮也帝當守文之時承平日久邊境少事及西夏叛以范仲淹爲陝西轉運使夏人相戒曰毋以延州爲意小范

老子宵中自有數萬甲兵契丹乘間遣使索地以富
弼使契丹責以大義契丹主服之人謂弼不屈虜庭
乃平日學問之功也然弼臨行謂帝曰主辱臣死臣
敢愛死此所以不屈之本也夷簡罷富杜韓范在二
府王素歐陽脩蔡襄知諫院宋之得人斯爲盛矣未
幾姦黨交惡百計毀之仲淹弼脩等相繼罷去自此
正人再逐慶曆之政衰矣然執中雖以劉愼相及罷
遂相文彦博富弼搢紳相慶其後琦相脩副而社稷
之託琦卒以身任之雖其間用捨不常而得人之效
亦可見矣嘉祐初元帝感風眩彦博召内臣史志聰

問帝起居狀對以宮禁事不敢洩吒之曰帝暴疾繫宗社安危不令宰相知上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宜一一見白自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帝不能省事二府議定卽稱詔行之此古者大臣統近習總百官之職業也帝得疾中外憂之微彦博盡忠調護使姦慝處之禍有不可測者初歐陽脩吳奎呂景初等議立皇子上之疾也宰相亦勸立嗣可之宄議立宗實詔藁已具疾瘳中寢范鎭曰天下事有大於此乎見琦曰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莫敢言矣琦乘間極言遂降詔立宗實爲皇太

子明年二月帝崩仁宗可謂至仁之主大辟疑必讞上所活歲以千計不食燒羊則曰可不忍一夕之飢而啓無窮之殺或獻蛤蜊則曰一下筯費錢二十八千吾不敢也北使言加兵高麗則曰百姓無辜屠戮遂寢兵內出通天犀救京師之疫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或以蘇轍對策過直請黜之曰求直言而棄之天下謂何又好學崇儒扶植斯道上承一祖二宗之心下開濂洛道學之懿右爲盛美經筵謂侍臣曰朕盛夏未嘗少倦但恐卿等勞耳詔州縣皆立學於戴記中表出中庸大學二篇以勵儒臣是已開四

書之端矣噫若帝者存心制治粹乎無以議矣

英宗 曙仁宗從兄濮王第十二子在位四年

帝初立以憂危得疾舉措失常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內侍任守忠等造言交間宰相韓琦力救之明年五月上康復琦取十事稟上裁決悉當琦卽詣東殿覆奏太后每事稱善琦請太后撤簾竄任守忠正其交間之罪帝自臨政以來所用皆君子處宰執之地者首得琦次得弼與叅政之列者前有脩後有槩居經筵則有呂公著劉敞擢諫職則唐介爲中丞呂誨爲知雜范純仁呂大防爲御史宋朝用君子之盛惟

治平爲然可以見帝知人官人之道矣

神宗 頊英宗太子在位十八年

帝以大有爲之資欲變法創治以强朝廷之勢首用王安石變新法其議新法不便者如司馬文正趙淸獻范忠文程明道歐蘇二文忠諸君子皆爲之斥罷其所見用者皆新進生事之徒天下不勝其弊莫不怨之安石雖退其徒蔡京呂惠卿章惇蔡確等相繼用事至于靖康禍亂極矣嗚呼安石毋庸論也當神宗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兩程夫子從而和之道學之盛益大以肆上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下以開

後人萬世無窮之學實光前而絕後也同時如康節邵子橫渠張子司馬溫公又爲理學之淵藪卓卓乎其不可及者嗚呼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間而使諸君子以斯道相天子以成就其大有爲之志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奈之何其不然也惜哉

哲宗 煦神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帝即位太皇太后同聽政甫十歲臨朝莊嚴首相重臣司馬光呂公著先後爲左僕射罷新法十餘事朝野喜之元祐八年已前號稱善治其所設施舉措皆出於宣仁聖烈皇后而司馬公呂公等贊成之力也

後楊畏等上言神宗更法以垂萬世乞早講求以成
紹述之畏疏章惇惠卿等溫伯李淸臣等乞召惇爲
相納之淸臣中書侍郎溫伯左丞紹述之說淸臣倡
之溫伯和之羣小用事貶逐司馬光等三十三人至
誣宣仁皇后潛圖廢立欲廢之噫安石變法之禍止
於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終於一代人知汴都亾於
徽宗之宣和不知已兆於哲宗之紹聖也悲夫

徽宗佶神宗第十一子在位二十六年

卽位首相韓忠彦復鄒浩官范純仁以下二十餘人
並收叙追復司馬光文彦博等官三十三人召范純

仁安置章惇罷蔡京亦一代之賢君也惜其雖相忠
彥而參以曾布布諭趙挺之建議紹述自此擊元祐
舊臣而國論一變矣京凡四入相首尾二十餘年小
人相繼秉政而蔡京王黼又小人之尤者也其於衆
君子也排擯追仇無所不至再奪司馬光等官五十
餘人籍元祐末上書人刻御書黨籍於端門凡一百
九十人又竄任伯雨等一十四人竄黃庭堅程頤除
名追純仁蘇軾程頤商英陳瓘安世諸公卒而善類
凋盡舉朝無一君子純是小人而蔡京實爲之首時
承平既久帑庾充溢京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專以淫

侈荒亾導其君土木神仙之事以次而作朱勔起花石綱而東南爲之大困童貫廣宮室而期門之事起又作萬歲山竭國力六年而後成崇尚道教以帝王之尊加道君之號何以異於梁武佞佛哉夫小人道長則宦官當權開邊生事而盜賊夷狄之禍亦以次而起必然之勢也至以宦者童貫爲元帥與金約夾攻遼遼地未得而金兵已犯闕矣噫觀紹聖以來羣凶接跡以掃滅善類其意不過欲報怨耳不過懼其復進奪已權寵耳亦不必如是之酷也然其心本生於患失之私而其禍乃至於喪邦之慘哀哉故君子

之存心於公私之辨不可不謹

欽宗 桓徽宗太子在位二年

帝當金兵犯闕之時卽位於禍亂已極之餘信不可爲矣而未嘗無尙可爲之機當是時李綱議定城守策以忠義勸勵士卒人心差强諸道勤王之兵尙有數百萬熙河經略姚古秦鳳經略种師道等兵至號二十萬師道入見曰彼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歸乎此非可爲之機歟奈何李邦彦專主和議帝亦是之邦彦恐綱師道等成戰功因其小敗百計毁之虜需犒軍金銀牛馬幣帛割中山太原河間

三鎮親王爲質康王構如北京所求皆與之凡圍京城三十三日既得三鎮書及親王卽去綱師道等請臨河阨關要擊敗之邦彥不聽令諸將護出境非全能全師以歸乃國賊邦彥曲全之以善其歸也綱度金虜必再至上備邊禦敵八事諫議大夫楊時亦以爲言不聽邦彥雖罷綱亦出外金虜再至不交一戰京城陷二帝虜諸王公主后妃姬嬪以至宰執官僚數千餘人俱爲所獲至立異姓易國號嗚呼痛哉

高宗構徽宗第九子都臨安在位三十六年

二帝北狩卽位於南京首召李綱爲右僕射則相得

其人矣命宗澤留守東京則將又得其人矣二公志在恢復而潛善伯彥等志在退保水火之性固已不同而帝則思慕父母之念不能勝其畏懦偷安之心此汪黃之讒易入而綱澤之計不行也其後秦檜以請還梓宮爲辭首倡和議取位宰相嗜利之徒從而和之姦佞得志忠良擯戮武備廢弛士氣沮喪雖以張浚之忠義岳飛之武勇不能成恢復之功卒至浚出而飛戮嗚呼痛哉惟其因婁寅亮之一言以太祖之後爲嗣當內禪之時揖遜之舉曾無係戀太祖在天之靈可以慰矣而其所以爲中興治國平天下之

根本者不在是歟

孝宗昚太祖之後秀王子在位二十七年

卽位之初張浚入對除江淮宣撫使帝曰舊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浚曰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浚見上英武力陳和議之非於是加浚少保時虜將等屯虹縣靈壁浚謂必爲邊患當及時掃蕩浚入奏下詔親征命浚兼都督荊襄會浚將顯忠宏淵不相能師潰浚上疏待罪上下罪己之詔貶浚官改宣撫使上召浚子栻謂之曰朕待魏公有加不

爲浮議所惑可以見帝委公之篤矣未幾金師移書議和求唐鄧海泗四州宰執急於求和帝召浚至行在爲右相仍都督竟不以四州與虜觀此則帝復讎之志何其決也不幸思退等力主和議百計毀浚浚一出而幸灾者蜂起歸罪於浚思退諭虜以重兵脅和周葵王之望洪遵無非龔檜之所爲一浚豈能勝百檜哉孝宗恢復之志雖不得遂而隆興乾淳之治則不可誣矣節用愛民好學勤政聽言好諫重道崇儒疎斥宦官嚴飭贓吏帝王衆善能兼有之眞宋室之賢主獨其末年陳賈請禁僞學以攻朱熹使邪正

混淆貽禍滋蔓深爲可惜也

光宗 惇孝宗苐五子在位五年

帝紹熙改元之次年感疾不豫時留正葛邲左右相趙汝愚同知朱熹安撫淮南壽皇崩帝疾不能執喪中外憂懼汝愚白太皇太后奉皇子嘉王卽位人以爲光宗以疾亟立寧宗汝愚同姓之卿之力居多焉

寧宗 擴光宗長子在位三十年

帝以趙汝愚爲相朱熹爲講官君子在側薦進善類相與養成君德修明政事可庶幾矣奈何韓侂胄以一小人自以爲有定策功夤緣秉權逐汝愚出朱熹

而善類相繼竄逐嗚呼斯道之不幸歟抑宋之不幸也

理宗昀寧宗次子在位四十年

帝卽位臨御四十年表章理學使濂洛紫陽之道大明於天下傳之後世廟號曰理固其宜也然國勢積弱之餘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能以扶顚持危不一再傳而遂亡嗟夫周公沒聖賢之道不行孟軻死聖賢之學不明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眞文忠之在端平未嘗略得君而行政也小人盡接

跡而久於柄用諸儒或早謝而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度宗 諱禥理宗姪福王子在位十年

權姦柄國竊號貪極惡迄于幼主德祐之元年天命有歸矣

元

太祖 鐵木眞姓奇渥溫氏國語曰成吉思立二十二年

帝旣立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再征西夏自將南伐分兵三道並進右軍循太行而南左軍遵海而東帝自將中軍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命木華

黎等取金未下州城遂親征西域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定西域

太宗 窩闊台太祖第三子立十三年

帝立自將南伐六年而金亾七年伐宋帝有寛弘之量仁恕之心量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賫糧時稱治平

定宗 貴由太宗長子立三年

立三年而崩自乃馬眞氏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而太宗之政衰矣

憲宗 蒙哥睿宗拖雷長子立九年

少從征伐屢立奇功剛明雄毅沉斷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

世祖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國語曰薛禪立三十五年

仁明英睿事太后至孝尤善撫下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愛養民力每遇灾傷免租賑飢惟恐不及用能以夏變夷混一區宇立經陳紀所以爲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成宗諱鐵穆耳世祖之孫裕宗眞金第三子國語曰完澤篤立十三年

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闈外則委於

大臣然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
在故也

武宗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國語曰曲律立五年

承富有之業慨然欲創治改法以有爲故其封爵太
盛而遙授之官衆錫賚太隆而應賞之恩薄至元大
德之政於是稍有變更云

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國語曰普顔篤立九年

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亦留心釋典嘗曰明
心見性雖以佛教爲先然修身治國儒道爲大又曰
儒者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耳平

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親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特加恩賚有司奏大辟每惻憫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英宗 碩德八剌仁宗嫡子國語曰格堅立三年

自即位勵精圖治委任丞相拜住釐革弊政以御史大夫鐵失貪汙不法議誅之事洩遂為其所弒

泰定帝 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長子立五年

鐵失弒英宗迎立晉邸帝立即誅鐵失以正弒逆之罪

明宗和世琜武宗長子國語曰護都篤立八月

卽位八月㬥崩

文宗圖帖睦爾武宗次子國語曰禮牙篤立五年

立五年而崩

寧宗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立一月

在位四十三日年七歲而崩

順帝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立三十六年

沉湎酒色不恤政事在位三十六年而天命歸乎

太明矣

高麗國

太祖 王建金城太守隆之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幼而聰明龍顔日角寬厚有濟世之度梁貞明四年諸將以弓裔無道奉太祖卽位其設施也好生惡殺信賞必罰推誠功臣存恤疲民甄萱父子相夷則伐而取之金傅君臣來附則禮以待之以契丹之強而侵伐與國則絕之以渤海之弱而失地無歸則撫之屢幸西都親巡北鄙其志蓋欲復東明舊境而後已草創亶始雖未遑於禮樂而其宏規遠略深仁厚澤固已培養五百年之國脈矣 按此以下至恭讓王採用李齊賢贊及史臣贊

惠王 武太祖長子在位二年

智勇絶倫從討百濟有功太祖益重之晉天福八年五月奉遺命卽王位王規譖王兩弟王不致之罪顧使居左右其免於袖刃壁人之謀可謂幸也按舊本謂下脫幸字攷本文塡補時去太祖薨代甫耳規之不義而得衆已能如漢魏之曹馬耶其未有以竄殛之何也嗚呼小人之難遠也如此其可不戒哉

定王堯太祖第二子在位四年

性好佛多畏晉開運二年九月受惠王遺命卽位王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宮以藏舍利又以七萬石穀一日而分賜諸僧一遭天譴喪心生疾所

謂君子求福不回者亦嘗聞其說耶疾旣大漸能以宗社付之親弟不使如王規者覬覦於其間是亦可按舊本可下有謂字而考本文刪去嘉也已

光王昭太祖第三子在位二十六年

生而岐嶷有大量及卽位禮待臣下明於聽斷恤孤寒重儒雅王之用雙冀可謂立賢無方乎豈其果賢也豈不能納君於善不使至於信讒濫刑耶若其設科取士有以見光王之雅有用文化俗之意而冀亦將傾以成其美不可謂無補也惟其倡以浮華之文後世不勝其弊取士用詩賦論三題不策問時政觀其

文章髣髴唐之餘弊云

景王 伷光王長子 在位六年

溫良仁厚不好嬉遊光王末年讒邪交興獄囚盈溢至置假獄人人危懼王雖在東宮亦見疑阻及卽位悉取前朝讒訴之書焚之中外大悅王作田柴之科雖有疏略亦古者世祿之意也至於九一而助什一而賦與夫所以優君子小人者則未之及也後世屢欲治之終於苟而已矣蓋不以經畧爲急撓其源而求流之清者何可得也惜乎當時羣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講求法制啓迪而行之也

成王 治太祖景七子 在位十六年

天姿嚴正器宇寬洪景王寢疾傳國辭不獲卽位立宗廟定社稷贍學以養士覆試以求賢勵守令恤其民賚孝節美其俗每下手札詞旨懇惻而以移風易俗爲務及乎契丹意在呑噬遣將來侵夙駕西都進兵安北 按安北今安州 卽寇準澶淵之策也未老而樹繼嗣爲國家之慮長矣臨絕而惜肆赦達死生之理明矣所謂有志而可與有爲者非耶嗚呼賢哉

穆王 誦景王長子 在位十二年

性沉毅善射御千秋太后淫亂通於金致陽生子王

不能防閑於初子母俱罹其殃社稷幾至於亡嗚呼
宣讓（按宣讓穆王諡號）之不幸也抑非不幸也

顯王（詢太祖之孫在位二十二年）

幼聰悟仁惠敏於學工詞翰及卽位和好强國偃革修文薄賦輕徭登崇俊良修政公平置民安輯內外底寧農桑屢稔侍中崔冲所謂天之所與誰能廢之者豈不然哉

德王（欽顯王長子在位三年）

生而岐嶷剛斷有執居喪能盡子之孝爲政不改父之道任用舊臣徐訥王可道崔冲黃周亮之儔朝廷

無欺蔽而民安其生尊號曰德不亦宜乎

靖王 亨德王母弟 在位十二年

仁孝寬洪不拘小節而英睿果斷

文王 徽顯王第三子 在位三十七年

幼而聰哲及長好學善射志略宏遠寬仁容衆卽位躬勤節儉進用賢材愛民恤刑崇學敬老名器不假於匪人威權不移於近昵雖戚里之親無功不賞左右之愛有罪必罰宦官給使不過十數輩內侍必選有功能者充之亦不過二十餘人冗官省而事簡費用節而國富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家給人足時號太

平獨其徒一畿縣作一僧寺 按文宗創興王寺于德水縣移縣于楊川翰林崔惟善力諫不從 侈峻宇於宮闕侔崇墉於國都黃金爲塔百物稱是殆將比擬蕭梁而不知欲成人之美者歟息於斯焉耳

順王 烋文王長子在位四月

遭文考之喪哀毁成疾四月而逝雖於聖人之制有所過焉其愛親之誠則至矣

宣王 運文王第三子在位十一年

幼而聰慧 舊本作惠 及長孝敬恭儉識量宏遠博覽經史尤工製述

獻王 昱宣王元子在位一年

性聰慧舊本作惠九歲好書畫凡所見聞靡嘗遺亾

肅王 顒文王第三子在位十年

幼而聰明及長孝敬舊本作經勤儉雄毅果斷六經子史無不觀覽見文王憂之常曰復興王室其在爾乎由藩侯紹大統智以定亂仁以底平而有子若孫繼繼承承以至于四百餘年是亦天也

睿王 俁肅王長子在位十七年

深沈有度量雅好文學嘗在東宮禮接賢士敦行孝弟及乎卽位宵旰憂勤勵精求治但志存拓境僥倖

邊功仇隙未已歆慕華風信用胡宗朝頗惑其言未免有所失矣然知用兵之難棄怨修好使鄰境感慕來服恤鰥寡孤養耆老開設學校敎養生員置淸讌寶文兩閣日與文臣講論六經偃武修文欲以禮樂成俗故韓安仁曰十七年事業可以貽厥後世信哉

仁王 楷睿王長子在位二十四年

性仁孝寬慈好學問多材藝接待師友官僚以禮睿王寵愛之及卽位時明經申淑貧甚召入內受春秋經傳志尚儉約所御寢席無黃紬之緣寢衣無綾錦之飾卽位之初承前朝之弊宦寺及内僚之屬甚多

每託以微罪黜之至末年不過數人每日必御正殿聽政或奏事稽遲則必使小臣趣之專以德惠安民不欲興兵生事禮接北使甚恭故北人無不愛敬詞臣應製或指北朝爲胡狄則瞿然曰安有臣事大國而慢稱如是耶必使刪改之及金國暴興則排羣議上表稱臣自是世結懽盟邊境無虞不幸資謙橫恣變生宮闈身遭幽辱及反正以外祖之故曲全其生及其子孫宗族雖臺諫交攻拓俊京而棄過錄功俾保首領而王在位日久朝野無事及其薨逝中外哀慕雖北人聞之亦且嗟悼廟號曰仁不亦宜哉惜乎

惑妖僧妙清遷都之説（一本作請）屢幸西都大興土木西人怨之脅衆以叛於是遣金富軾統率三軍攻圍孤城不能遽拔士卒疲困糧餉靡費曠日持久僅乃克之且以仁王之賢而有此舉何也盖妙清假託術以爲如是則社稷安不如是則國家危爲人君者孰不樂其安而惡其危哉此仁王所以惑之也及其釁萌禍作兵連不解悔之無及也雖誅妙清不免爲盛德之累也

毅王（晛仁王長子在位二十四年）

性聰明嚴毅少好學問王之爲太子也仁王臨薨謂

之曰治國須聽承宣鄭龔明之言龔明本自正直加以託付之重進盡忠言裨補闕漏金存中鄭誠等日夜譖龔明而去之王乃以存中代其職自是憸佞用事正士疏遠王益縱恣淫于逸豫盤遊無度始以擊毬昵鄭仲夫等臺諫言之而不聽終以詞章狎韓賴等武夫憤怨而不悟卒之韓賴召亂而身死於仲夫之手朝臣盡殲蓋其所好終始有異而其致亂則一也故人主所好不可不慎也

明王 晧仁王第三子在位二十七年

性溫恭仁孝好文學頗通經史自鄭仲夫李義方義

旼等弑毅王竊美國柄爲明王討者當誓心自强必欲討賊而後已若曰力不足則慶大升憤王室之微弱疾强臣之跋扈一朝擧義誅仲夫父子如獵狐兎而義旼奉首鼠竄假息鄕閭此正任用賢良修明紀綱復張王室之秋也王不能然溺於宴安其所施爲如平居無事之時若義旼者特匹夫耳遣一介使數其弑君之罪而誅之可也反以禮請驟加爵位使之陵轢王室虐殺朝臣賣官鬻獄濁亂朝政其禍固已憯矣崔忠獻乘釁以起而王又見放逐子孫不保自是權臣相繼執國命王室之不亾若綴旒者幾百年

明王於此不得辭其責矣

神王晫仁王第五子在位七年

神王爲崔忠獻所立生殺廢置皆出忠獻而王徒擁虛器立于臣民之上如木偶人在人手耳惜哉

熙王諱神王長子在位七年

天資雄偉器局宏深是時崔忠獻執國命已有年矣廣植黨與專擅威福熙王雖欲有爲何以哉爲王之計當以正自處任賢使能使王室自强雖有强僭之臣不能肆其惡矣王不知此聽用王濬明輕薄之計欲快一時之忿卒見放黜悲夫

康王 祦明王長子 在位二年

在位之日凡所施爲皆受制於强臣遠罹疾病享國日淺悲夫

高王 㬚康王子在位四十六年

高王之世內有權臣崔怡沆竩金仁俊相繼執國命外有女眞蒙古遣兵侵伐無歲無之當是時國勢岌岌殆哉王小心守法進退以禮故權臣跋扈而莫敢犯狄兵至則堅壁固守退則遣使通好至遣世子執贄親朝故雖與强暴之國爲鄰而卒得其和好以保民社其享年有永傳祚子孫宜矣

元王 禎高王子在位十五年

元王之爲世子也權臣專擅恣行不義畏上國討罪不樂内附蒙古之兵連年壓境中外騷然按舊本然下有而字而攷本文刪去王承君父之命親朝上國摧伏權臣跋扈之志遂使直背而死又阿里孛哥以憲宗嫡子阻兵上都世皇以藩王遠在梁楚之郊而乃能識天命人心之去就舍近之遠世皇嘉之至以公主歸于王子自是世結舅甥之好使東方之民享百年昇平之樂亦可尚也但其三別抄内叛侵掠州郡上國遣將帥來索無已是宵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於宴安使宮女

蠱惑其心閹人出納其命未免洪子藩之譏惜哉按右副承宣洪子藩諫曰比來不親聽政有司章奏悉委宦竪出納中外觖望請親庶政以慰輿望

忠烈王 昛元王長子在位二十四年

爲世子明習國家典故喜怒不形於色寬厚長者也讀書知大義嘗與大司成金坵祭酒李松縉唱和有集龍樓集行于世當忠烈父子之代內則權臣擅政肆毒外則強敵卒衆來侵一國之人不死於虐政則必死於鋒鏑禍變極矣一朝上天悔禍誅戮權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主而公主之至也父老喜而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太平之期王又弄

朝京師數奏東方之弊帝旣兪允召還官軍東民以安此正王可以有爲之日也奈何驕心遽生耽于遊畋廣置鷹坊使惡小李貞等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淫僧祖英(舊本作倫)等昵近左右公主世子言之而不聽宰相臺諫論之而不從及其晩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廢其嫡而立其姪(按王嘗欲廢忠宣以姪瑞興侯爲後贊成事崔有濟泣諫遂止)其在東宮雖曰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嗚呼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非忠烈之謂乎

忠宣王(諱璋蒙古名益知禮普化忠烈王長子在位五年)

性好覽疾惡年十六入元世祖皇帝見之問讀何書

對以從鄭可臣等受孝經語孟帝悅大德二年受內禪即位任賢去邪興利革弊召入宿衛者十年大德十一年與丞相達穿等迎武宗以功封瀋王至大元年忠烈王薨奔喪十餘日至王京喪服殯斂皆以禮其爲世子入侍元朝與姚燧趙孟頫諸公遊間或與聞朝政其議論有足觀者及其即位避上國之制改易官名事大以禮也正田賦立鹽法知所本也第以諸侯之位內承先君之傳上受天子之命不可一日而曠也王旣以帝命復其位淹留燕京不卽之國從臣思歸至謀相陷國人不勝供餽之困固已非矣元

亦厭之欲王歸國無以爲辭乃以其位遜于世子又欲以姪暠爲世子父子兄弟卒搆猜嫌其禍至于數世而未弭詒謀之不善如此吐蕃之竄空也非不幸也

忠肅王燾忠宣王第二子在位二十五年

性嚴毅沉重聰明好潔善製述工隷書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之訟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後世且父子天性之親孝爲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其他雖有所稱無足觀者矣忠肅晩年遺棄國事出舍外郊信任朴青等三竪迷謬至矣

然以國君而先毀彛倫此亦不足責也

忠惠王 禎忠肅王長子在位七年

忠惠王以英銳之材用之於不善暱比惡小荒淫縱恣内則見責於父王上則得罪於天子其身爲覊囚死於道路宜矣雖有一老臣李兆年言之剴切其如不我聽何哉

忠穆王 昕忠惠王長子在位四年

幼冲即位性聰明善聽斷然母妃以盛年居中而宰裔康允忠裴佺田淑蒙等相繼用事威福自恣政丞王煦金永暾奉帝命欲整治舊弊卒爲權臣所陷王

亦早年薨逝惜哉

忠定王 眡忠惠王次子在位三年

忠穆忠定皆以幼冲卽位德寧禧妃以母之尊用事於內姦臣外戚用事於外二君雖有穎悟之資何能爲哉且當忠定之時江陵君 舊本陵作寧江陵君卽恭愍 親爲叔父得國人之心又有上國之援諸尹 按諸尹禧妃之族 不此之顧朋比逞欲釀成禍胎卒使王不幸鴆死悲夫

恭愍王 祺忠肅王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天資嚴重動容中禮性頗聰明仁厚民望咸歸焉及卽位勵精圖治中外大悅想望太平自魯國薨逝過

哀玆志委政辛旽逐殺勳賢大興土木以斂民怨狎昵頑童以逞淫穢晩年猜暴忌克使酒無時歐擊左右又患無後既取他人子封大君將以爲後而慮外人不信密令嬖臣汚辱後宮及其有身欲殺其人以滅其口悖亂如此欲免得乎

辛禑 立十四年

禑少字牟尼奴父旽母旽妾婢般若恭愍王無後誅旽養禑于太后宮稱爲已子封江寧大君恭愍王薨李仁任立禑焉秦政晉睿事涉疑似至於呂氏立他人子爲惠帝後朱文公直筆特書略無假借其所以

爲天下後世戒嚴矣恭愍王嘗以無子爲憂求宗
室之賢者嗣之乃取盹子隱養宮中以爲身後之計
卒不能保其身禑又荒淫暴虐身亡家敗嗚呼禑固
不足論恭愍王亦何心哉

恭讓王 在位三年

諱瑤神王七代孫初封定昌府院君 大明洪武二
十二年十一月己卯我 主上與沈德符池湧奇鄭
夢周偰長壽成石璘趙浚朴葳鄭道傳等定策告于
恭愍王定妃奉王卽位噫當僞禑盜據王位是時已
無王氏矣歷十有六年之久禑淫酗肆虐昌又昏弱

天不使狂狡之童姦竊名器待有德而畀之其意昭然忠臣義士必欲求王氏之後而立之於是恭讓王不離軒席之上起而登寶位王氏之祀既絶而復續王氏之國既亾而復興是宜推誠勳賢納忠容諫相與共圖維新之治也何乃惟姻婭挾憾之訴婦寺徇私之請是聽是信蹤忌元勳陷害忠良政事悖亂人心自離天命自去以國君之尊爲匹夫之奔而王氏之祀忽諸悲夫

議論 按此篇輯易卦五爻程傳說

君德首出庶物

乾彖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人君至誠任賢以成其功

蒙六五童蒙吉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已也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

比九五顯比（按舊本脫比九五顯比五字今塡補）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

施仁使天下蒙其恵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狹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皡而莫知爲之者也聖人以大公無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

聖人未嘗不盡天下之議

履九五夬履貞厲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若自任其剛明決行

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

休息天下之否

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馴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旣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憂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

人君孚信以接下又有威嚴使之有畏

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旣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威德並著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

服天下故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無所不利
也

不自任其知

臨六五知（舊本脫知字）臨大君之宜吉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者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無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已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

大畜六五豶豕之牙吉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剛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敎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尙

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

頼人養己以濟天下

頤六五拂經居貞吉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頼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頼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旣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

翟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

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

晉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得失如此而往則吉而無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復用私察也

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人未有不以恭己矣勿恤而吉也

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聖賢之臣爲之佐

蹇九五大蹇朋來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聖賢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無其臣則不能濟於難

也蓋臣贊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

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

損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則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

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福

益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天下天下受其大

福其元吉不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爲恩惠也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而賢未有不遇者也

姤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無有不遇所求者也雖有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

以中正之道求天下而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
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

萃天下之道當正其位修其德

萃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貞悔亾居天下之尊
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修其德以陽剛居
尊位爲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無過咎也如是而有
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無
思不服而悔亾矣元永貞者君之德人所歸也故比
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旣有其
位又有其德中正無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

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修德以
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
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旣有未歸則當修
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
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
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思不服矣乃無
咎匪孚而其悔亡也

　自此以下卷帙殘缺未見全書深可恨也

三峯集卷之十二